



关注经典

一生珍藏

无障碍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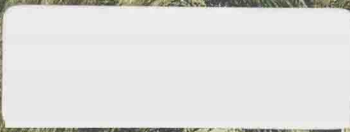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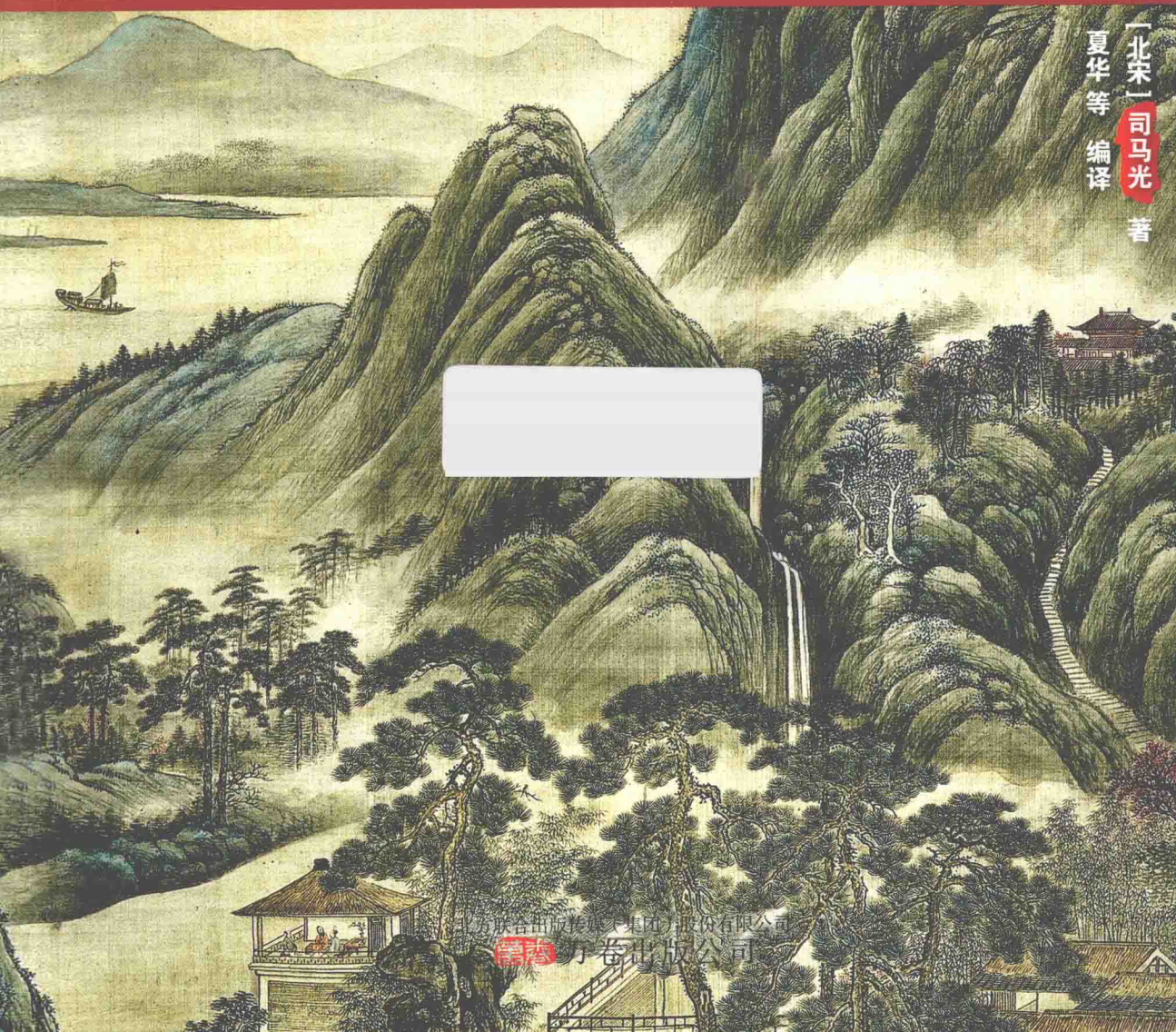


资治通鉴

论古折衷至当，足鉴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庙堂之高复以防乱治民。
鉴今透彻治要，何其帝王为政以凭史自悟，山河之远亦以谋身立世。

畅读经典，品味智慧人生

【北宋】司马光 著
夏华等 编译



北京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资治通鉴

ZI ZHI TONG JIAN

[北宋]司马光 / 著 夏华等 / 编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4年·沈阳

© 司马光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治通鉴 / (北宋) 司马光著 ; 夏华等编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4.7
(典藏 / 吴昊主编)
ISBN 978-7-5470-2602-1

I. ①资… II. ①司… ②夏… III. ①中国历史 - 古代史 - 编年体 IV. 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1557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8mm × 254mm
字 数: 425千字
印 张: 19
出版时间: 2014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策 划: 王会鹏 韩师征
责任编辑: 梁晓蛟
封面设计: 范 娇
版式设计: 范 娇
责任校对: 杨 顺
ISBN 978-7-5470-2602-1
定 价: 19.9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经典之藏，心灵之旅

读书是一件辛苦的事，读书又是一件愉悦的事。读书是求知的理性选择，同时，读书又是人们内在自发的精神需求。不同的读书者总会有不同的读书体验，但对经典之藏，对精品之选的渴求却永远存在。

传统上，读书是求学的手段，千百年来，人类知识的传承，最重要的总是通过书籍的记载与传述。因为有了书，人类才可以文脉延续，薪火相传。西哲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而，先贤们都把读书当作高尚而庄重的事情，赋予读书神圣、光荣的使命感。故此，韦编三绝、悬梁刺股，以及凿壁、囊萤、映雪，等等，就成了刻苦求学的典型，千百年来成为人们效法的楷模。于是，寒门学子挑灯夜读，富家子弟潜心求学，或诚心拜师，或自学成才，诸如此类的事例，就成了激励学子上进求学的传说故事而广泛流传。

书籍除了自身寓含的教化功能外，还能让人感到身心的愉悦和快乐。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极力去寻找各种承载文明的载体，来填塞文化需求的饥渴。一本残破小书，可以在上百人的手中传递和阅读，看完后仍意犹未尽，不忍释卷。彼时，人们读书如饥似渴，却并无黄金屋、颜如玉一类的功利目的，有的只是内心的精神需求，读书的愉悦与快乐正在于此。仲春季节，读书间隙，推窗而立，鸟语花香扑面而来，内心深处则有禾苗拔节的哗剥之声回响；炎炎夏日，一卷在手，品茗读书，摇扇驱蚊，自然能感受到心灵的清凉和愉悦；秋风瑟瑟，听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啜一口酽茶，想起“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名联，便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数九严冬，寒意砭骨，围炉夜读或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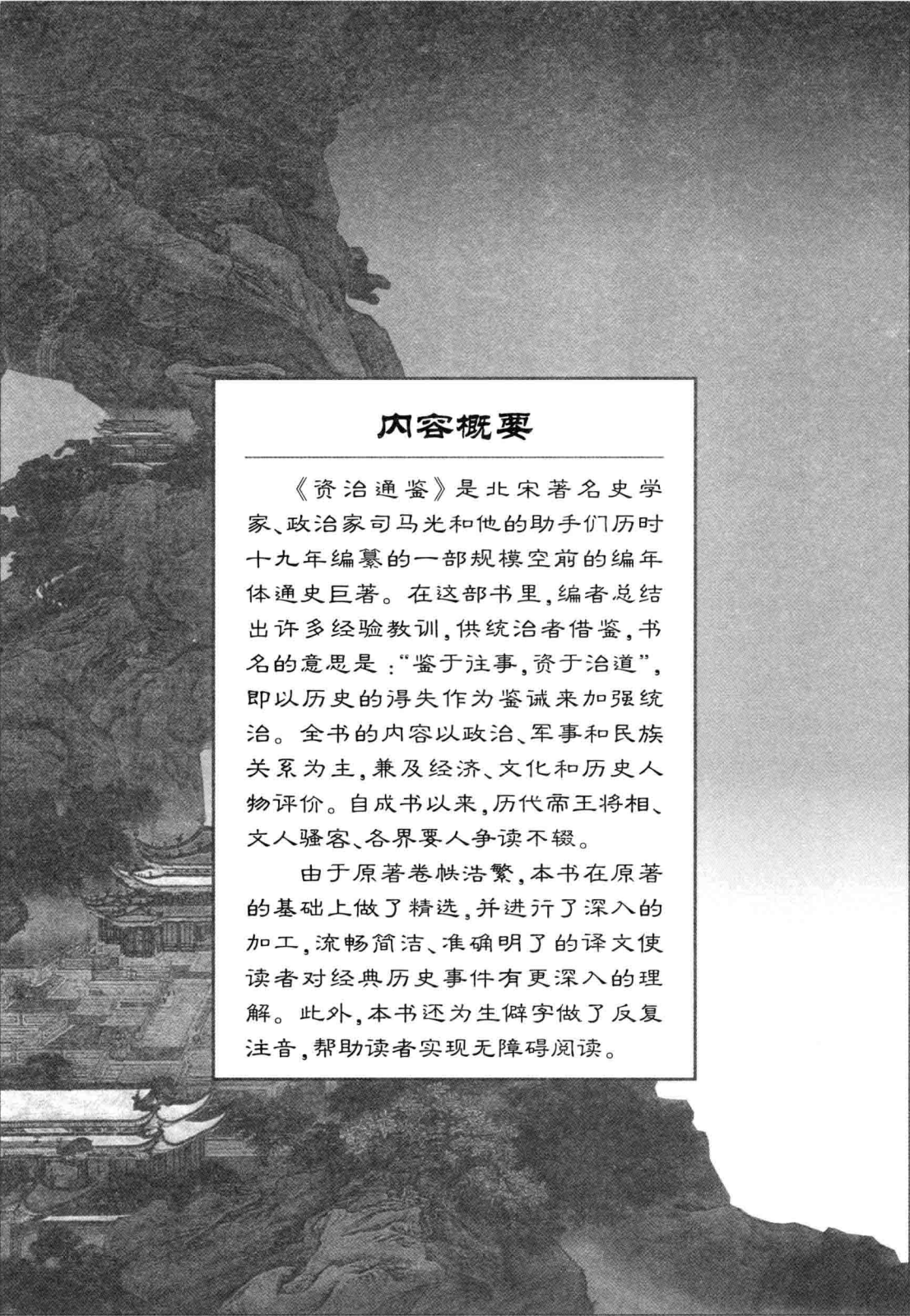
夜捧卷，书香入腹，情暖人心，又能体验到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悠悠遐思。

无论是求学求知还是寻求精神上的愉悦，读书都是我们的一种心灵之旅，是接受自我内心的召唤和灵魂的导引上路，让自己再次起飞得到新生的力量。变换的风景，奇异的遭遇，萍逢的客人……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都会在我们读过的书籍中出现，它们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唤起我们好奇。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在我们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

正因为读书之益，读书之趣，我们才对书籍本身挑剔起来。试想，灵魂之伴侣如何可以等闲视之呢？一本书的好坏，总会有无数人来品评，既有芸芸众者即兴点评，又有专家学者细心解析，然而，书籍最终的裁定者是历史而不是某一种潮流。随着时光的淘汰，留下来的经典之作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留在人们的案头，成为经典之藏。

“典藏”之作正如伴随我们的益友，多闻、博大、精彩而有趣，这样的益友，需要人们用心地品读，细心地筛选，最终把最好的“朋友”留在自己的身边。我们的“典藏”正是帮助读者挑“益友”的一种尝试，希望能把经典的、有价值的或者有趣的书籍放在读者的案头，让它们像朋友一样陪伴每一位读者走上自己的心灵之旅。

当我们打开书本，走进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自然能够体验那种君临一切的奇特感觉。此时心如止水，宁静安然，恰如室外无言的星月，美文佳句不期而至时，或击案称绝，或吟哦出声，甘之如饴。愿这“典藏”之作能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一块绿荫，助大家在自己的漫漫行旅中搭起一座可供休憩的风雨亭，对抗庞大、芜杂、纷繁的外界侵扰。



内容概要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全书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辍。

由于原著卷帙浩繁,本书在原著的基础上做了精选,并进行了深入的加工,流畅简洁、准确明了的译文使读者对经典历史事件有更深入的理解。此外,本书还为生僻字做了反复注音,帮助读者实现无障碍阅读。



目 录

.....

周纪一	001	汉纪七	117
周纪二	014	汉纪九	128
周纪五	020	汉纪十五	140
秦纪一	032	汉纪三十二	143
秦纪二	035	汉纪五十五	170
秦纪三	050	魏纪七	190
汉纪一	061	晋纪二	196
汉纪二	076	晋纪三	199
汉纪三	087	晋纪四	211
汉纪六	103	晋纪五	216

宋纪五221

齐纪二223

齐纪六225

梁纪九229

陈纪十233

隋纪一237

隋纪七244

隋纪八251

唐纪七254

唐纪十五263

唐纪十六266

唐纪二十三268

唐纪二十六272

唐纪三十275

唐纪三十一278

唐纪三十三281

后周纪二291



周纪一

原文

威烈王 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〇三年）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

孔子



●孔子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维护等级制度，三家分晋属于僭越名分，是不符合礼制的，所以司马光对此持批评意见。

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译文

威烈王 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〇三年）

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还是匡正名分。礼教是什么？就是法纪。区分地位是什么？就是君臣有别。名分是什么？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四海之广，人民之众，都受制于一人。即使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奔走服务，难道这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与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役使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支配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保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互相卫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加重要的了。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把《乾》、《坤》作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下来了。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了。”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但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桀、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又遇上汤、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的手，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只能是做臣子的恪守臣节，至死不渝了。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使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但是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礼教大节不可因此破坏的缘故。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的高下之分。

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则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则不能体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礼教又如何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唯独名位和器物不能借给别人，这是君王职权的象征；政治失误，国家也就会随之而亡。卫国国

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正名，认为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为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先从它做起，原因在于名、器一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起于微小产生而逐渐发展壮大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并及时予以处理；一般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壮大才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救治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走在霜上就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说的就是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高下最重要的就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原文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téng}，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bèi}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译文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纲纪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一心征讨；士大夫擅自为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大概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还能守定名分的缘故。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不答应，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您所反对的。如果不是这样，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求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不敢违反礼制。

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历经几百年，仍是天下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至于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其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但都终究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干犯名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三晋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他们，反而加封赐爵，使其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也不能再守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纪到此丧失殆尽！

有人认为当时周室已经衰弱，而三晋力量强盛，虽然周王不想承认他们，但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大谬不然。三晋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请求周天子批准，自立为君。如果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征讨他们。现在三晋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之命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讨伐他们呢！所以三晋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三晋破坏了礼教，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哇！

原文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xù}。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xù}，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xù}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蜚，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

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gāo}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hón}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译文

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长着好看的鬓角，身材高大而强壮，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坚毅果敢。虽然如此但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行不仁不义之事，谁能和他相处？如果真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国大夫赵简子之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立继承人，但不知立谁，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三年之后，赵简子问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不能说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竟能背诵竹简上的训词；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去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搜刮财富呢，还是谋求保障之地？”赵简子说：“谋求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对儿子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千万把那里作为归宿。”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宴饮，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若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啊！”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为祸！”智国回答说：“不是这样。《夏书》中说：‘一个人一再犯错误，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君子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污辱人家的君臣，又不戒备，还说不敢制造灾祸之类。恐怕不对吧。蚊子、蚂蚁、蜂子、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瑶向韩康子请求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就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得到地更加狂妄，一定会再向别

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对人动武，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去使臣，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其他大夫一定畏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团结之兵对付狂妄轻敌之人，智家的命数一定不长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一定要姑且听从他；要夺取敌人的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而图谋智氏家族，我们又何必单独又做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智瑶又向赵襄子要蔡和皋狼两个地方。赵襄子不给。智瑶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甲兵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出逃。问：“我到哪里去呢？”随从说：“长子的城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又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精疲力竭地修完城墙，又要他们拼死为我守城，谁能和我同心！”随从又说：“邯郸城里仓库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才使仓库充实，现在又因战争使他们丧命，谁会和我同心！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主属地，尹铎宽待百姓，人民一定能同我们同舟共济。”于是逃往晋阳。

原文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

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译文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困晋阳，引水灌城。城墙上部只差三版的地方没有被淹没，锅灶都被泡塌，青蛙孳生，人民仍无背叛之意。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灭亡人民国家。”魏桓子胳膊肘碰了韩康子，韩康子也踩了魏桓子的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智家的谋士絺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何以知道？”絺疵说：“凭人事而知。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攻赵，赵家灭亡，灾难一定波及韩、魏两家。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分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两人没有欣喜之情，反而面有忧色，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第二天，智瑶把絺疵的话告诉韩、魏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进攻赵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两家难道不是放着早晚分到手的赵家田土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而又不能成功的事吗？”两人出去，絺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说：“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说：“我见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如故。于是絺疵请求出使齐国。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见韩、魏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韩、魏两家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子、魏桓子也说：“我们心里知道定会这样，只怕事未成而计谋先泄露出去，就会马上大祸降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只我自己听到，有什么伤害呢？”于是两人背地里与张孟谈商议，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了。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掉智军守堤官吏，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进攻，赵襄子率兵从正面进攻，大败智家军，于是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全部

诛灭。只有智果幸免。

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不同，而世俗之人不能分清，概而论之称为贤明，于是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之地的竹子，是天下刚劲的东西，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箭穿透坚物。棠溪之地出产的铜，是天下锋利的东西，然而不加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刺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为什么呢？因为君子持有才干并用它行善；而小人持有才干却来作恶。持有才干做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够，气力不胜任，好比小狗扑人，人还能制伏它。小人的计谋足以发挥邪恶，力量足以逞凶施暴，就像恶虎生翼，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蒙蔽而忘记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一人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原文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huàn}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huàn}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huàn}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qián}，是为景侯。

译文

赵、韩、魏三家瓜分智氏的田土，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于是化装成囚犯而被罚做劳役的人，怀揣匕首，混到

赵襄子的宫室中清理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中颇感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杀死他，赵襄子说：“智瑶已死，又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义士呀，我小心躲避他罢了。”于是放了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妻子也认不出他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这样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而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也太困难了吗？”豫让说：“不行，我如果已委身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后世为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抓到了豫让，于是杀了他。

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所以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称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氏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本意。”大家一起杀死赵桓子之子，再迎回赵浣，拥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即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即韩景侯。

原文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